

○本土化探索

编者按:如果说“引进与诠释”仅仅是手段,“整合性研究”适合国际语言学中任何具体语言学,那么“本土化探索”则是中国语言学得以快速发展的最现实途径。目前,国内语言学界(包括外语界)不乏运用国外理论研究汉语的学者。比如,本期刊发的3位学者的成果:牛保义运用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理论分析汉语兼语式中兼语的衔接功能;周华、韩晓惠运用国外学者提出的礼貌、面子理论分析汉语语篇《媳妇的美好时代》,尝试发现中式礼貌语境中的缓和语用策略;高小丽则从对比切入,定量分析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的转述形式。本刊认为,国外语言学理论本土化应该按照“验证”、“修正”和“发展”3个有序环节,对汉语语篇实施“无遗漏、不重复”(穷尽性)分析(详见本刊2013年第一期“国际化本土化与语言类学术期刊建设——《外语学刊》语言学栏目改版说明”)。

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的认知语法研究^{*}

牛保义

(河南大学,开封 475001)

提 要:通过对汉语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的认知语法分析本文认为,在一个兼语构式里,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将兼语构式中 V1 和 V2 联结为一个复杂事件。兼语 N2 的这一衔接功能限定 V2 的施事成分必须是 V1 的受事,而不能是其他的成分。这一个案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在一个句子中同时兼有两种语法功能的成分常常表现出一种句内衔接功能。

关键词:兼语 N2; 句内衔接; 认知语法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3)02-0050-8

A Cognitive Grammar Approach to the Intrasentential Cohesion of *Jianyu* N2

Niu Bao-yi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This present study is a cognitive grammar approach to the intrasentential cohesion of *jianyu* N2 in Chinese *jianyu* construction, claiming that the semantic profiling of *jianyu* N2 aligns V1 and V2 into a complex event. The intrasentential cohesion of *jianyu* N2 imposes a restriction in the sense that the patient of V1 and the agent of V2 must coincide in a *jianyu* construction. It indicates that a linguistic element with two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a sentence usually plays a cohesive role.

Key words: *jianyu* N2; intrasentential cohesion; cognitive grammar

1 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理论为指导,研究汉语兼语构式里兼语的衔接功能。兼语构式是指汉语里“我叫他来”这样的句子,一个兼语构式可以表示为(N1) V1 N2 V2, N1、V1、N2 和 V2 分别代表兼语构式的主语、谓语、兼语和兼语谓语。

其中,N2 为本文要研究的对象。参照 Fillmore, et al. (1988) 将“He doesn't like shrimp, let alone squid”中的 let alone 分析为连接词^①,我们尝试把兼语 N2 将 V1 和 V2 所表示的动作连接为一个复杂的动作事件的功能看做是一种句内衔接功能。

汉语语法对兼语构式的研究,从王力(1955)、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词构块式音义象征关系理论研究(07BYY001)”和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英汉语词构块式音义象征关系对比研究(教社科司[2006]170号)的研究性成果。感谢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语言学系 R. W. Langacker 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

吕叔湘(1953, 1979/2005)和丁声树(1961)等对这类句子的定名到胡裕树(1987)、范晓(1996)、张静(1977, 1984)等对兼语句的存废之争以及近代对兼语句的功能研究(游汝杰 2002, 郭曙纶 2000, 陈昌来 2002, 张玉金 2003)和形式主义分析(邢欣 1984, 2004; 苏丹杰 2011, 2012), 大多集中在对兼语句的分类、语义功能以及 V1 和 V2 的语义功能的探讨上, 也有谈论兼语式的历史演变和兼语式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李晋霞 2006, 苏丹洁 陆俭明 2010)。作为研究对象, 兼语, 尤其是兼语的衔接功能研究有较大空间, 主要因为兼语是一种跨语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现象。

2 兼语构式与兼语

对汉语兼语构式研究最多的可能就是分类, 常见的是根据 V1 的意义, 有分 3 类的、5 类的, 最多的将兼语构式分为 10 类(胡裕树 范晓 1995)和 11 类(游汝杰 2002)。粗略来分, 汉语兼语构式可以分为以下 3 类:

- ① 我叫他来。
- ② 我喜欢他老实。
- ③ 有个村子叫唐庄。

①类兼语构式的 V1 表示使令、请求、推举等意义。常见的有: 使、叫、让、令、要、找、导致、说服、利用、号召、组织、发动、动员、命令、禁止、布置、安排、分配、介绍、指定、派、要求、鼓励、请、劝告、嘱咐、通知、告诉、催、教、阻止、委托、托、拜托、请求、求、推荐、选、提名、调、叫……做、称……为等。②类兼语构式的 V1 表示喜恶褒贬等义, 常见的有: 表扬、喜欢、爱、感谢、佩服、夸奖、称赞、嫌、讨厌、恨、怪、气、怨、可怜、笑、骂等。③类兼语构式的 V1 表示有、无等意义, 常见的为: 有、没(有)。

文献表明(游汝杰 2002; 郭曙纶 2000), 以上 3 个例句的语义可以释义为:

- ①' 因为我叫他, 所以他来了。
- ②' 我喜欢他, 因为他老实。
- ③' 有个村子, 这个村子叫唐庄。

如果仔细观察读者会发现, 以上释义从①' 到③' 因果关系逐渐变弱, 因此, 我们可以将兼语构式的意义看做是一个连续统。例①因果关系最强, V1 “叫”为原因, V2 “来”是结果。V1 多有使役义, 故称之为“使役因果句”。与例①相比, 例②因果关系次之, V1 “喜欢”是结果; V2 “老实”为原因, 是对前面结果的解释, 故称之为“释因句”。例③因果关系最弱, V1 “有”引出一个话题, V2

“叫”是对话题的补充说明, 故称之为“说明句”^②。所以, 兼语构式的语义是一个由“使役因果—释因—说明”组成的连续统。

那么, 兼语构式的这些因果关系是怎样实现的呢? 我们假设:

兼语构式的因果关系是通过兼语 N2 实现的, 兼语 N2 是连接 V1 和 V2 的纽带。

一方面, 兼语构式可以看做是一种表示隐性因果关系(implicit causality)的零标记复合句, 理由如下: 首先, 兼语构式有两套主谓结构 N1V1N2 和 N2V2, 表示两个事件或动作, 如例①' - ③' 所示; 其次, 兼语构式一般不宜紧缩为一个单句, 试比较例①' - ③' 和例④ - ⑥。

- ④ 我叫他来——* 我叫他的来。
- ⑤ 我喜欢他老实——? 我喜欢他的老实。
- ⑥ 有个村子叫唐庄——? 有个叫唐庄的村子。

这就是说, 不但 N1V1N2 表示一个事件, 而且 N2V2 表示的也是一个事件。按常理, 两个事件放在一起说肯定会有某种内在的联系, 正如 Peroord 和 Verhagen 所发现的: 在“John is visibly getting thinner because he refuses to eat”里, 因果关系不是来自两个分句, 而是来自分句之上的话语层面(Peroord & Verhagen 1998)。因果关系的建立与像 because 这样的因果关系标记成分的有无关系不大; 如果有的话, 不管是什么样的因果关系标记成分也无关紧要。如“John refuses to eat; he is visibly getting thinner”同样可以理解为因果关系。他们认为, 语法小句是否可以看做是话语部分主要取决于句子表达的概念或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另一方面, 兼语 N2 是 V1 和 V2 实现连接的纽带, 可以当做准连接词。首先, V1 和 N2 之间不能有停顿, 兼语 N2 后可以有停顿。这表明 N2 与 V1 的关系比较密切。例如:

- ⑦ 我叫他来——我叫他/来。[?] 我叫/他来。
- ⑧ 我喜欢他老实——我喜欢他/老实。[?] 我喜欢/他老实。
- ⑨ 有个村子叫唐庄——有个村子/叫唐庄。[?] 有/个村子叫唐庄。

兼语构式的 V2 前面可以补上一个主语, 这个主语必须是 N2, 不能是别的成分。例如,

- ⑩ 我叫他来——我叫他, 他来。[!] 我叫他, 张三来。
- ⑪ 我喜欢他老实——我喜欢他, 他老实。[!] 我喜欢他, 你老实。

兼语 N2 除了表示 V1 的受事和 V2 的施事外,还有连接 V1 和 V2 的功能,这是本文的核心观点,下文将展开来谈。

3 兼语 N2 衔接功能的认知语法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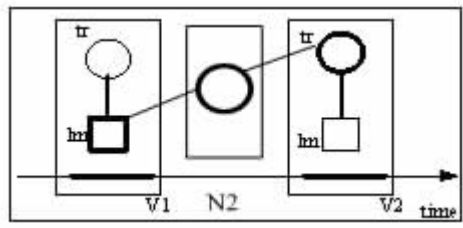
按照认知语法的观点,像兼语 N2 这样的名词的语义凸显的是一种事物;像 V1 和 V2 这样的动词的语义凸显的是一种时间性的关系或过程(Langacker 1987, 1991; 牛保义 2011a)。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常常关注的是对事物的辨识,即哪一个该事物。人们对关系或过程的感知常常关注的是其存在或发生。一个关系或过程的发生依赖参加者,参加者是我们感知关系或过程的通道(Langacker 2009)。根据这一思想,V1 和 V2 语义凸显的关系或过程的发生依赖兼语 N2 等参加者;兼语 N2 等参加者是感知 V1 和 V2 凸显的关系或过程的通道。我们假设:

兼语 N2 通过其语义凸显,将 V1 和 V2 联结为一个连贯的复杂事件。

3.1 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与 V1 和 V2 的联结

按照认知语法理论,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一种事物,如例①中兼语“他”凸显一个有生命的人;V1 和 V2 的语义凸显一种时间性的过程,如例①中 V1“叫”凸显一种时间性的使令过程,V2“来”凸显一种时间性的移动过程。

在兼语 N2 与 V1 和 V2 联结^③的过程中,V1 凸显一个图式性的界标(lm),如例①中的“叫”凸显“被叫者”;V2 的语义凸显一个图式性的射体(tr),如例①中的“来”凸显实施“来”动作的射体。V1 和 V2 的语义凸显分别提供两个阐释位(e-site)。N2 凸显一个具体的实体,如例①中的“他”(图₁中 N2 里的圆圈所示),对 V1 凸显的图式性的界标和 V2 凸显的图式性的射体分别作出具体的阐释。N2 既对应于 V1 的界标,如例①中的“被叫者”;又对应于 V2 的射体,如例①中实施“来”动作的人。基于这一组对应关系,N2 与 V1 和 V2 联结为合成结构——V1 N2 V2。



图₁

显而易见,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对 V1 和 V2 凸显的次结构作出具体阐释,从而将 V1 和 V2 联

结为一个连贯的复杂事件,如图中箭头所示。这里有个问题,一个 N2 怎样对 V1 和 V2 凸显的两个次结构作出阐释呢?合成结构[V1 N2 V2]怎样表达使役因果、释因和说明这些复杂的逻辑关系呢?下面按照这一分析框架,我们探讨 3 种兼语句里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以期能够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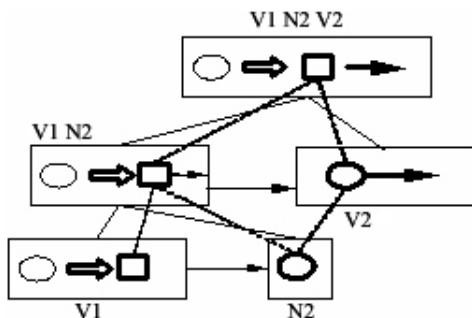
3.2 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

3.2.1 使役因果兼语构式

我们来看“我叫他来”和“我们选他当班长”这类表示使役因果关系的兼语构式。这里,V1 凸显一个使役过程,在与 N2 联结时,使役过程的一个图式性的界标(被使役者)凸显出来,提供一个阐释位。N2 对 V1 凸显的被使役者界标作出阐释,其“能够被使役”的特征被激活,作为一个被使役者进入 V1 凸显的过程。这样,N2 与 V1 联结为合成结构[V1 N2]。百科知识告诉我们,以 N2 为使役者的过程 V1 是一个不完整的过程,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有了使役者,还要有使役行为。比如,“我让你”、“我们选/逼/请/鼓励/安排/命令/劝告他”都是不能独立成句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使役过程通常蕴含着一定的使役行为,用一个公式表示为:

$$\text{使役}(X, Y) \rightarrow \text{做}(Y, Z)$$

读作: X 使役 Y 蕴含 Y 做 Z。合成结构[V1 N2]与 V2 联结的过程凸显一个图式性的界标,V2 凸显的过程对这一界标作出具体的阐释;同时,N2 对 V2 凸显的图式性的射体作出阐释,组成合成结构[V1 N2 V2],如图₂所示。



图₂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N2 的语义凸显将 V1 凸显的过程阐释为一个带有使役者的不完整过程,为高一个层级的 V2 事件的发生提供契机;另一方面,N2 以一种被使役者的角色进入高一个层级的 V2,将 V2 过程的射体阐释为被使役者,V2 表示的动作即为被使役行为。这样,V1 和 V2 联结成一个连贯的事件——使役动作+被使役行为,表示 V1 使 N2 做 V1,或者说是因为 V1

使令 N2 所以 N2 做 V1。

在“我们选他当班长”的例句中,V1“选”的语义凸显一个“推选”义的过程,在与 N2“他”联结时,“推选”过程的界标(被推选者)凸显出来,提供了一个阐释位。“他”对“选”凸显的界标作出阐释,其“有资格被推选”的特征被激活,作为一个被推选者进入“选”凸显的过程。“他”与“选”联结为合成结构[选他]。百科知识告诉我们,[选他]是一个不完整的过程,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一个“推选”过程有被推选者,还有“推选他做某事”这样的行为。所以,合成结构[选他]在高一个层级的联结中凸显一个图式性的界标——被推选做某事,V2“当(班长)”凸显的过程对这一界标作出具体的阐释;同时“他”对“当”凸显的图式性的射体作出阐释,组成更为复杂的合成结构[选他当班长]^④。很明显,这里 N2“他”将 V1“选”阐释为一个不完整的过程[选他],这一过程蕴含着“选他做什么”,为 V2“当班长”事件的发生创造条件;N2“他”作为“被推选者”对“当(班长)”凸显的射体作出阐释,将“选”和“当(班长)”联结为一个连贯的事件——选他+他当班长,表示“因为我们选他,所以他当了班长”。

3.22 释因兼语构式

释因兼语构式是像例②“我喜欢他老实”和“嫌这筐苹果小”这样的兼语句。与使役因果兼语构式不同,释因兼语构式里的 V1 凸显一种情感过程,如“喜欢”和“嫌(弃)”等。在与 N2 联结时,V1 凸显一个图式性的界标,即喜恶褒贬的人或事物,提供一个阐释位。N2 的语义凸显对 V1 凸显的界标作出阐释,其“引发喜恶褒贬情感”这一特征被激活,将 V1 凸显的过程阐释为由 N2 所激发的一种情感过程,二者联结为[V1 N2]。那么,N2 凭借什么将 V1 阐释为一种喜恶褒贬的过程呢?百科知识告诉我们,作为一种事物,N2 凭借的是其品质特征或者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比如,一个人婀娜多姿、坦率正直会惹人喜欢;一个大力士能够拉动一辆大卡车会赢得众人称赞。)我们认为,N2 与 V1 的联结蕴含 N2 具有某种品质或行为,用公式表示为:

$$\text{喜恶}(X, Y) \rightarrow \text{享有/做}(Y, Z)$$

读作:X 喜恶 Y 蕴含 Y 享有/做 Z。因此,N2 将 V1 凸显的过程阐释为由 N2 所激发的一种喜恶褒贬的情感。与此同时,N2 将 V2 凸显的射体阐释为一种能够引发某种情感的事物;V2 为 N2 这一事物所具有的品质特征或行为。N2 与 V2 的联结[N2 V2]凸显能够引发人们喜恶褒贬情感

的品质特征或行为。这样,N2 将 V1 和 V2 联结为[V1 N2 V2],表示 V1 喜恶 N2 因为 N2 具有 V2 这样的品质或实施了 V2 这样的行为,图示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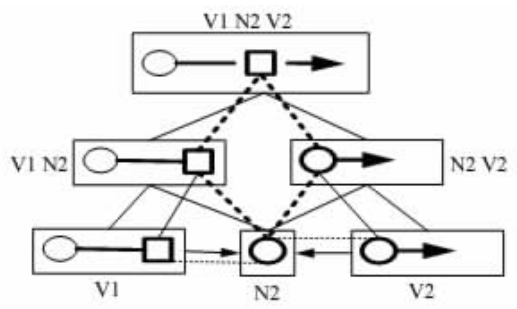


图3

在这里,V1 和 V2 分别凸显一个界标和射体;N2 的语义凸显对 V1 和 V2 的阐释发生在同一个层级。N2 将 V1 凸显的界标阐释为引发某一情感的人或事物;N2 对 V2 凸显的射体的阐释将 V2 凸显的过程阐释为一种引发某种情感的品质特征或行为。

在例②“我喜欢他老实”中,V1“喜欢”凸显一个情感过程。V1“喜欢”与 N2“他”联结,凸显界标被喜欢者,提供了一个阐释位。N2“他”对“喜欢”凸显的界标作出阐释,其“能够引发喜欢情感”的特征被激活,作为一个被喜欢者进入 V1 凸显的情感过程。这样,“他”与“喜欢”组成合成结构[喜欢他]。与此同时,“他”作为一个“能够刺激喜欢情感”的实体,对 V2“老实”凸显的射体作出具体阐释,组成合成结构[他老实]。因为“老实”是“能够引发喜欢情感”的实体“他”所具有的品质,所以我们说 V2“老实”在这里被阐释为能够引发喜欢情感的一种品质特征。N2“他”同时作为“喜欢”的界标和“老实”的射体将“喜欢”和“老实”联结为高一个层级的[喜欢他老实],表示“我喜欢他,因为他老实”。

3.23 说明兼语构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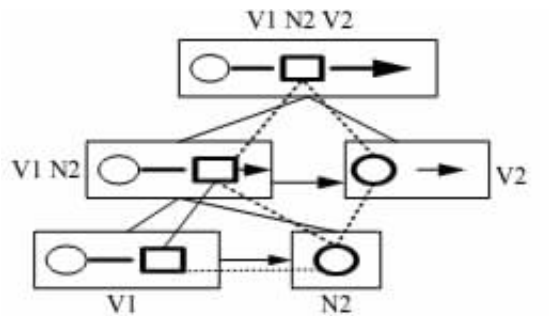
说明兼语构式是像“有个村子叫唐庄”和“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前进”这样的兼语句。这里,V1“有”或“没有”凸显一种“存在”过程。在与 N2 结合时,V1 凸显一个图式性的界标,即存在的人或事物,提供一个阐释位。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将 V1 凸显的存在过程的界标阐释为一个具体的人或事物,组成合成结构[V1 N2],表示存在某人或事物。通常,说出“存在某人或某物”可以是提出一个话题,制造一种悬念,因为说“有个村子”、“有个哥哥”或“没有人”,人们自然会问及“什么村子?”、“哥哥干什么?”、“没有人怎么

样?”我们认为,在话语交际活动中,提出一个话题蕴含着要对该话题进行说明。这里,“存在某人或某物”蕴含着对某人或某物作出陈述说明,用公式表示为:

有(X, Y) → 是/做(Y, Z)

读作: X 有 Y 蕴含着 Y 是/做 Z。V1 和 N2 的联结 [V1 N2] 凸显一个图式性界标, V2 的语义凸显对其作出阐释,组成更为复杂的合成结构 [V1 N2 V2], 如图₄所示。

这里, N2 的语义凸显对 V1 凸显的界标的阐释引出“存在的事物”这一话题,为高一级 V2 动作的发生创造条件。N2 对 V2 凸显的射体的阐释使 V2 成为 N2 所具有的品质特征或 N2 所实施的一种动作行为。因此, N2 的语义凸显将 V1 和 V2 标示的动作联结为一个连贯的事件,表示“有 N2, N2 是或做 V2”。



图₄

以“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前进”为例, V1 “没有”的语义凸显一个存在过程。在与 N2 “人”联结时, “没有”凸显一个图式性的界标, 提供一个阐释位。N2 “人”的语义凸显对“没有”凸显的界标作出阐释, 组成合成结构 [没有人]。该合成结构凸显一个图式性的界标, 表示“陈述或说明”。V2 “能够阻挡我们前进”的语义凸显对这一界标作出阐释, 同时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对 V2 凸显的射体作出具体的阐释, 组成合成结构 [没有人能够阻挡我们前进], 表示“没有人 (这些人) 能够阻挡我们前进”。

3.3 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与衔接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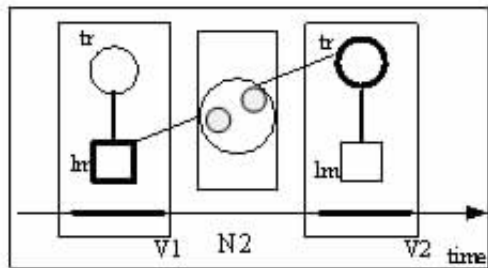
以上的分析表明: 在使役因果关系兼语句式里, 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为“使役者”, 对 V1 凸显的界标作出阐释。在高一个层级, 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为“被使役行为的施动者”, 对 V2 凸显的射体作出阐释。在释因兼语句式里, 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为“激发情感者”, 对 V1 凸显的界标作出阐释。同时, 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激发情感的品质和行为的施动者, 对 V2 凸显的射体作出阐释。在说明兼语句式里, 兼语 N2 的语义凸

显为“主题”, 对 V1 凸显的界标作出阐释; 在高一个层级, 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为“被说明的客体”, 对 V2 凸显的射体作出阐释。

兼语 N2 的这些语义凸显是从哪里来的? 按照认知语法理论, 兼语 N2 与 V1 和 V2 的联结是以 V1 和 V2 凸显的次结构(记为 V1e 和 V2e)为标准, N2 的语义凸显为目标(target 或 T)的图式化(schematization) (Langacker 1987: 350 - 351), 可以标记为:

[V1e → T]; [V2e → T]

在图式化的过程中, V1 凸显次结构 V1e, V2 凸显次结构 V2e。兼语 N2 图式化为 V1e 和 V2e 的实例, 结果是不同的部分得到凸显, 或者说兼语 N2 的不同区域(zone)被激活, 概念化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兼语 N2 的不同部分上。因此我们可以说, 兼语 N2 是通过其不同部分的语义凸显将 V1 和 V2 联结为 [V1 N2 V2], 实现其衔接功能的。用阴影表示兼语 N2 凸显的部分, 图₅可以改为图₅。



图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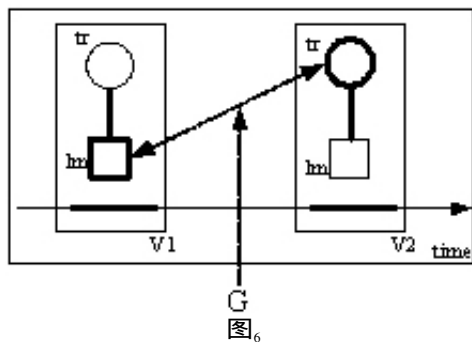
4 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对认知情境的主观识解

按照认知语法的认知情境化(grounding)思想, 我们将兼语式里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看做是说话人/概念化者的一种认知能力, 即对认知情境的主观识解(subjective construal)。

在认知语法里, 认知情境(ground)包括言语事件、言语事件的参加者和言语事件的场景等 (Langacker 1987: 126)。这些认知情境信息在语言使用中可以得到客观识解, 也可以得到主观识解。比如, “他埋怨我, 因为我没有给他办成事。”是一种客观识解, 两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用“因为”直接明示于台上。相对来讲, 将有关言语事件的信息置于台下, 或隐含于话语之中, 就是对言语事件信息的主观识解。比如, 相对于 his house 这样的客观识解, his age 是一种主观识解, 因为所有者 his 和拥有物 age 谈不上任何客观上的控制关系, 概念化者是利用 his 所引发的认知通道

来对目标 age 进行辨识的,或者说来对所有物进行控制的(Langacker 2009: 85),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主观识解。

我们通过比较例④-⑥和④'-⑥'会发现,V1 和 V2 两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这一场景信息是隐含于话语之中的。上节的分析告诉我们,这两个事件是通过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从 V1 那里获得了使役者、情感激发者和话题角色,对 V2 的射体作出阐释,依次将 V2 阐释为被使役行为、引发情感的品质或行为以及对主题的陈述说明等,言语事件 V2 的一个参加者是隐含的。更为重要的是,两个事件的联结标记也是隐含的,因为话语中的两个事件是需要通过一定连接手段或标记(如连接词、标点等)联结起来的,汉语里一般不说“张三命令李四李四去/张三佩服李四李四勇敢/有个哥哥哥哥住在上海。V1 和 V2 两事件之间逻辑关系的隐含、V2 的参加者射体的隐含、两事件连接标记的隐含,或者说这些言语事件的情境信息被置于台下,都应该看做是言者/概念化者对这些认知情境的主观识解。我们对兼语 N2 衔接功能的分析表明,V2 的参加者射体、V1 和 V2 两成分之间的联结以及 V1 和 V2 两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都是通过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把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看做是对相关认知情境的主观识解。用 G 表示言语事件的认知情境信息,虚线箭头表示主观识解,双箭头虚线表示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图₅可以进一步改为:



图₅读作:兼语构式中的 V1 和 V2 是通过兼语 N2 的语义凸显对 V1 凸显的界标和 V2 凸显的射体的阐释(虚线双箭头所示)实现的。兼语 N2 的这一衔接功能是言者/概念化者对相关认知情境的主观识解,如箭头 G 所示。

5 兼语 N2 话语衔接功能的心理和语言现实基础

汉语兼语构式中的兼语 N2 兼做两种语法成

分,起着衔接句子的语法功能。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现象,不但有着比较丰富的语言现实基础,而且还得到了一些跨语言的实证研究的支撑。

5.1 兼语 N2 话语衔接功能的心理现实基础

根据以上分析,兼语 N2 的句子衔接功能表现为:兼语 N2 在不同的兼语构式中凸显为使役者、情感激发者和谈话的主题,从而把 V1 和 V2 联结为一个连贯的事件,表示“因为 V1 使役 N2 所以 N2 做 V2”、“V1 喜恶 N2 因为 N2 具有 V2 这样的品质或实施了 V2 这样的行为”和“有 N2, N2 是或做 V2”。简单地来讲, N2 从 V1 那里获得使役者等参加者角色,然后通过对 V2 凸显的射体的阐释,将 V2 阐释为结果性的被使役行为等,在 V1 和 V2 之间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非常明显, V1 使役的结果是通过 N2 传给 V2 的; V2 所激发的情感(喜恶褒贬)是通过 N2 传给 V1 的; V2 对 V1 存在事物的说明也是通过 N2 传给 V1 的。兼语 N2 在兼语构式中帮助搭建使役因果关系、释因因果关系和话题说明关系的功能就是兼语 N2 的句内衔接功能。

以上的分析是有一定的心理现实基础的。Garvey 和 Caramazza 发现,在“John detests Mary”里, detest 这样的心理动词的语义隐含着行为或态度潜在的原因参加者角色,这类动词称为“隐含因果关系动词”(Garvey & Caramazza 1974)。Brown 和 Fish 通过实验发现,像“Ted likes Paul”里的 like 这样的心理或状态动词,将因果关系的重力施加在动词的刺激格或句子的宾语 Paul 上,而不是经验格或句子的主语 Ted 上,因为人们说“Ted likes Paul”通常隐含着刺激格 Paul 具有惹人喜欢的品质和特征(Brown & Fish 1983)。Rohde, et al (2008) 让被试完整 Casey detests the father of the students who... / Melissa dislikes the little girls of the neighbor who... 这样的句子,发现大部分被试都将定语从句理解为修饰动词 detests 和 dislikes 的宾语 the father 和 the girls。他们认为, detest 和 dislike 这样的动词通过将隐含因果关系施加在动作的受事上,给听者制造一种因果关系的期待,所以定语从句表示一种原因。

这些实验说明,一些心理动词可能会将自身携带的因果关系释放到动作的受事上。通过对兼语 N2 话语衔接功能的分析,本文认为,兼语 N2 从 V1 那里获得使役者角色,通过对 V2 射体的阐释,在 V1 和 V2 之间建立起一种因果关系。显然,以上实验结果为我们对兼语 N2 衔接功能的

思辨性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心理现实基础。虽然都是研究语言使用者的心智活动,不同的是,我们研究的是兼语 N2 通过语义凸显将 V1 隐含的因果关系传递到 V2,然后再将两动作衔接为一个连贯的事件。

5.2 兼语 N2 话语衔接功能的语言现实基础

兼语 N2 的句子衔接功能既具有坚实的心理现实基础,又有比较丰富的语言现实基础。例如:

⑫ a. 他坐在教室里看书。

b. 他们做饭吃。

⑬ a. I saw him the moment he entered the room.

b. This is where we live.

例⑫a 里的“在教室里”既为“坐”的状语又为“看书”的状语,“他坐”和“看书”是通过“在教室里”联结起来的。例⑫b 里的“饭”兼做动词“做”和“吃”的宾语,“饭”可以看做是联结“坐”和“吃”的纽带。例⑬a 可以看做是由“I saw him at the moment.”和“He entered the room at the moment.”两个句子联结而成的。The moment 将 I saw him 和 He entered the room 联结起来,表达一个连贯的事件。在例⑬b 里,where 实际上也是通过兼做主句的表语和从句的状语将二者联结为一个复合句的。

Lambrecht 将英语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这样的句子称为“呈现关系构式”(Lambrecht 1988)。名词 a farmer 既是前一句的宾语,命题的焦点,又是后一句的主语,命题的主题。这一句子的话语功能是将对一个指称成分的引介与陈述集中在一个语法单位上。

除了呈现关系构式外,英语里还有更为典型的表达形式:

⑭ a. He is a lie is a lie is a lie.

b. day after day after day after day

汉语和英语里的这些实例充分说明,一个语言单位在句子中兼做两种语法成分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语言现象,而且这样的语言单位大都是起着衔接句子的作用。

6 结论

本文以认知语法理论为指导,采用演绎的方法,探讨了汉语兼语构式中兼语 N2 句内衔接功能的认知动因。主要发现包括:

(1) 在一个兼语构式里,兼语 N2 具有将 V1 和 V2 连接为一个复杂事件的功能,这一衔接功能是兼语 N2 作用的主要动因,并且限定 V2 的施

事成分必须是 V1 的受事,而不能是其他的成分。

(2) 兼语 N2 是通过其不同部分的语义凸显将 V1 和 V2 联结为 [V1N2V2],实现其衔接功能的。具体来讲,N2 从 V1 那里获得使役者等参加者角色,然后通过对 V2 凸显的射体的阐释,将 V2 阐释为结果性的被使役行为等,在 V1 和 V2 之间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

(3) 兼语构式里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是说话人/概念化者的一种认知能力,是说话人/概念化者对相关认知情境的主观识解。

(4) 这一个案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句子里同时兼有两种语法功能的成分,常常表现出一种衔接功能。

注释

① Fillmore, et al. (1988) 将 He doesn't like shrimp, let alone squid 中的 let alone 分析为连接词,He doesn't like shrimp 为一个句子,squid 为一个句片(sentence fragment),let alone 将它们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复杂的句子。

② 参照英语对 for 连接的因果句的分析,像 It is morning, for the birds are singing 里的 for 引导的从句是对前面从句内容加以解释说明(Quirk 1985)。

③ 关于这些成分的联结(alignment),请参阅 Langacker (1987) 第八章和牛保义(2011b)。

④ 本研究主要关注兼语构式里 N2 与 V1 和 V2 的联结,V1 的主语以及 V2 的宾语都暂不分析。

⑤ 兼语 N2 的衔接功能是通过主观识解实现的一种隐性的衔接功能,故这里隐去了 N2。

⑥ 这里所谓“因果关系重力”是指“Ted likes Paul”隐含“Paul is likeable”,即因为 Paul 是个惹人喜欢的人所以 Ted 喜欢 Paul,这里由受事表示的因果关系来自动词语义的影响。

参考文献

- 陈昌来. 现代汉语句子[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丁声树.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61.
- 范晓. 三个平面的语法观[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6.
- 郭曙. 兼语构式的语义分析[J]. 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0(4).
- 胡裕树. 现代汉语[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
- 胡裕树 范晓. 动词研究[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5.
- 李晋霞. 试论“使”字兼语句向复句的演变[J]. 汉语学

- 报, 2006(2).
- 吕冀平. 两个平面、两种性质, 词组和句子的分析[J]. 学习与探索, 1979(4).
- 吕叔湘. 语法学习[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2005.
- 牛保义. 英汉语概念化对比研究[J]. 外语教学, 2011(5).
- 牛保义. 构式语法理论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b.
- 苏丹洁. 构式语块教学法的实质——以兼语句教学及实验为例[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2).
- 苏丹洁. 取消“兼语句”之说——构式语块法的新分析[J]. 语言研究, 2012(2).
- 苏丹洁 陆俭明. 构式——语块句法分析法和教学法[J]. 世界汉语教学, 2010(4).
- 王 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邢 欣. 论兼语式的深层结构[J]. 新疆大学学报, 1984(1).
- 邢 欣. 现代汉语兼语式[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4.
- 游汝杰. 现代汉语兼语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J]. 汉语学习, 2002(6).
- 张 静. “连动式”和“兼语构式”应该取消[J]. 郑州大学学报, 1977(4).
- 张 静. 新编现代汉语教学自修手册[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 张玉金. 论殷墟甲骨文中的兼语句[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3(1).
- Brown, R. & Fish, D. The Psychological Causality Implicit in Language[J]. *Cognition*, 1983(14).
- Garvey, C. & Caramazza, A. Implicit Causality in Verbs[J]. *Linguistic Inquiry*, 1974(5).
- Lambrecht, K. There was a Farmer Had a dog [A]. In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e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Annual Meeting* [C]. 1988.
- Langacker, R. W. A Usage-based Model [A]. In Brydida Rudzka-ostyn(ed.).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8.
- Langacker, R. W. On subjectification and Grammaticization [A]. In Jean-Pierre Koenig(ed.).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Bridging the gap* [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8.
- Langacker, R. W. The Control Cycle: Why Grammar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A].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2 [C]. 2002.
- Langacker, R. W. Possession, Location, and Existence [A]. In Augusto Soares da Silva, Amadeu Torres, and Miguel Goncalves (eds.). *Linguagem, Cultura e Cognicao: Estudos de Linguistica Cognitiva* [C]. (vol. 1) Coimbra: Livraria Amedina, 2004a.
- Langacker, R. W. Remarks on Nominal Grounding [J]. *Functions of Language*, 2004b(11).
- Langacker, R. W. Constructions and Constructional Meaning [A]. In Evans & Pourcel (eds.).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 Maldonado, R. Ronald Langacker: A Visit to Cognitive Grammar [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4(2).
- Peroord & Verhagen. Conceptual Dependency and the Clausal Structure of Discourse [A]. In Koenig, Jean-Pierre (ed.).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Bridging the Gap* [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8.
-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85.
- Sweetser, Eve E. Grammaticalization and Semantic Bleaching [A]. In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ed.).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eenth Annual Meeting* [C]. 1988.